

農商務省
圖書
第 第
冊 冊

太政官文庫
漢書門
一〇三
一六五
冊架函號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一〇三
一六五
冊架函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13
冊數	16 (11)
函號	280 69

0 1 2 3 4 5 6 7 8 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隋書卷四十二

明治十二年購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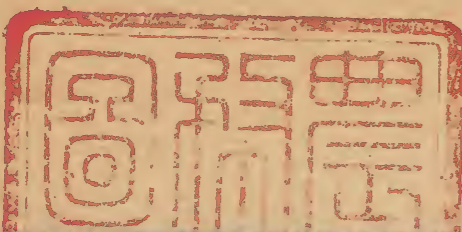
西川中鳳園
氏庫閣藏

列傳第七

特進臣魏徵上

李德林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祖壽湖州戶曹從事父敬族歷太
 學博士鎮遠將軍魏孝靜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為內校
 書別在直閣省德林初聰敏年數歲誦五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
 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十必為天下偉器鄴京人
 士多就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
 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嚴而理
 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温子昇隆之大
 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温子年十六遭父
 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衰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



之博陵豪族有崔謚者僕射之兄因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弔相去十餘里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燻灼德林居貧軾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其後母病稍愈逼仕進任城王潛為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不為君民禮數嘗語德林云竊聞蔽賢蒙顯戮久令君沈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明靈所譴於是舉秀才入鄴於時天保八年也王因遣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為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為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彫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又盈朝然修大厦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表云洪水橫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

沙上聞 卷一

諭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遵彥即命德林製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卬卬云已大見其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卬仍命其子又與德林周旋戒之曰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為模楷時遵彥銓衡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為上授殿中將軍既是四省散員非其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闔門守道乾明初遵彥奏追德林入議曹皇建初下詔搜揚人物復追赴晉陽撰春思賦一篇代稱典麗是時長廣王作相居守在鄴救德林還京與散騎常侍高元海等參掌機密王引授丞相府行參軍未幾而王即帝位授奉朝請寓直舍人省河清中授員外散騎侍郎帶齋帥仍別置機密省天統初授給事中直中書參掌詔誥尋遷中書舍人武平初加通直散騎侍郎又救

沙上聞 卷一

與中書侍郎宋士素副侍中趙彥深別典機密尋丁母艱去職勺
飲不入口五日因發熱病遍體生瘡而哀泣不絕諸士友陸騫宋
士素名醫張子彥等爲合湯藥德林不肯進遍體洪腫數日間一
時頓差身力平復諸人皆云孝感所致太常博士巴叔仁表上其
事朝廷嘉之纔滿百日奪情起復德林以羸病屬疾請急罷歸魏
收與楊休之論齊書起元事敕集百司會議收與德林書曰前者
議文總諸事意小如混漫難可領解今使隨事條列幸爲留懷細
加推逐凡言或者皆是敵人之議既聞人說因而探論耳德林復
書曰卽位之元春秋常義謹按魯君息姑不稱卽位亦有元年非
獨卽位得稱元年也議云受終之元尚書之古典謹按大傳周公
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
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禹受終是爲天子然則

周公以臣禮而死此亦稱元非獨受終爲帝也蒙示議文疾病省
覽荒情迷識慙得發蒙當世君子必無橫議唯應閣筆贊成而已
輒謂前二條有益於議仰見議中不錄謹以寫呈收重遺書曰惠
示二事感佩殊深以魯公諸侯之事昨小爲疑息姑不書卽位舜
禹亦不言卽位息姑雖攝尚得書元舜禹之攝稱元理也周公居
攝乃云一年救亂似不稱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
何別更有所見幸請論之德林答曰攝之與相其義一也故周公
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想我相漢曹植曰如虞翼唐或云高祖
身未居攝灼然非理攝者重賞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體爲斷
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羣后便云舜有天下須格於文祖也欲
使晉之三王異於舜攝竊以爲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之
益何得不須格於文祖也若使用王者之禮使曰卽真則周公負

宸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真帝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與舜
攝不殊不得從士衡之謬或以爲書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書也
大齊之興實由武帝謙匿受命豈直史也比觀論者聞追舉受命
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受命之歲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
事類朝三是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案易黃裳元吉鄭玄注云
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是以試攝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
無異義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體元以居正此蓋史之
婉辭非一與元別也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爲漢
賊寧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自尊本國誠如高議欲
使三方鼎峙同爲霸名習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正司馬炎兼并
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吳人並以爲戮賊亦寧肯當塗之世云晉有
受命之徵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

又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若欲高祖事事謙沖卽須號舍
皆推魏氏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卽魏末功臣之傳豈復皇朝帝
紀者也陸機稱紀元立斷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束皙議云赤雀白
魚之事恐晉朝之議是并論受命之元非止代終之斷也公議云
陸機不議元者是所未喻願更思之陸機以刊木著於虞書龕黎
見於商典以蔽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唯可二代相涉兩
史並書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迹斷入前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
天保以前唯入魏氏列傳不作齊朝帝紀可乎此旣不可彼復何
證是時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主以爲未盡善
令和士開以頌示德林宣旨云臺卿此文未當朕意以卿有大才
須叙盛德卽宜速作急進本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并序文多不
載武成覽頌善之賜名馬一匹三年祖孝徵入爲侍中尚書左僕

射趙彥深出爲兗州刺史朝士有先爲孝徵所待遇者聞德林云是彥深黨與不可仍掌機密孝徵曰德林久滯絳衣我常恨彥深待賢未足內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有佳處分不宜妄說尋除中書侍郎仍詔修國史齊王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館又令與黃門侍郎顏之推二人同判文林館事五年敕令與黃門侍郎李孝貞中書侍郎李若別掌宣傳尋除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隆化中假儀同三司承光中授儀同三司及周武帝克齊入鄴之日敕小司馬唐道和就宅宣旨慰喻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朕本畏爾逐齊王東走今聞猶在大以慰懷宜卽入相見道和引之入內遣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卽留內省三宿乃歸仍遣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自此以後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武帝嘗於雲陽宮作鮮卑語謂羣臣云我嘗日唯聞李

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答曰臣聞明王聖主得麒麟鳳凰爲瑞是聖德所感非方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無所不堪勝於麒麟鳳凰遠矣武帝大笑曰誠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大象初賜爵成安縣男宣帝大漸屬高祖初受顧命邢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非羣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離德林聞之甚喜乃答云德林雖庸懦微誠亦有所在若曲相提獎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悅卽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高祖受顧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兵馬事諸衛旣奉敕並受高祖節度鄭譯劉昉議欲授高祖冢宰鄭譯自攝大司馬劉昉又求小冢宰高祖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

處德林曰卽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便卽依此以譯爲相府長史帶內史上大夫昉但爲丞相府司馬譯昉由是不平以德林爲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兵略皆與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卽公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爲沁水泛長兵未得度長史李詢上密啟云大將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迴懷金軍中慙慙人情大異高祖得詢啟深以爲憂共鄭譯議欲代此三人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所遣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卽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則卽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

括以之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爲諸將舊來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志必不敢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卽令高頴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謀謨多此類也進授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高祖登柝之日授內史令初將受禪虞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頴楊惠亦依違從之唯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於是遂盡誅之自是品位不加出於高虞之下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爲子開皇元年敕令與太尉任國公于翼高頴等同脩律令事訖奏聞別賜九環金帶一腰駿馬一匹賞損益之多也格令班後蘇威每欲改易事條德林以爲格式已頒義須畫一縱令小有踏駁非過蠹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改張威又奏

置五百家鄉正卽令理民間辭訟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戚割斷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爲害更甚且今時吏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詮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其才乃欲於一鄉之內選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卽時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敕令內外羣官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脩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爲便今令纔出其可改乎然高頴同威之議稱德林狠戾多所固執由是高祖盡依威議五年敕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序其事曰竊以陽鳥垂曜微霍傾心神龍騰舉飛雲觸石聖人在上幽顯冥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斯覩臣皇基艸荆便豫驅馳遂得參可封之民爲萬物之一其爲嘉慶固以多也若夫帝臣王佐應運

挺生接踵於朝諒有之矣而班爾之妙曲木變容朱藍所染素絲改色二十二臣功成盡美二十八將効力於時種德積善豈皆比於稷契計功稱伐非悉類於耿賈書契已還立言立事實非殆庶何世無之蓋上稟曆后旁資羣傑牧商鄙賤屠釣幽微化爲侯王皆由此也有教無類童子羞於霸功見德思齊在天成於聖業治世多士亦因此焉烟霧可依騰蛇與蛟龍俱遠栖息有所蒼蠅同騏驥之速因人成事其功不難自此而談雖非上智事受命之主委質爲臣遇高世之才連官接席皆可以翊亮天地流名鍾鼎何必蒼頡造書伊尹制命公旦操筆老聃爲史方可叙帝王之事談人鬼之謀乎至若臣者本慙質實非勲非德厠軒冕之流無學無才處藝文之職若不逢休運非遇天恩光大含弘博約文禮萬官百辟才悉兼人收拙里閭退仕鄉邑不種東陵之瓜豈過南陽之

之掾安得出入閭闔之閫趨走太微之庭履天子之階侍聖皇之側樞機帷幄霑及榮寵者也昔歲木行將季諒闇在辰火運肇興羣官總已有周典八柄之所大隋納百揆之日兩朝文翰臣兼掌之時溥天之下三方構亂軍國多務朝夕填委簿領紛紜羽書交錯或速均發弩或事大滔天或日有萬幾或幾有萬事皇帝內明外順經營區宇吐無窮之術運不測之神幽贊兩儀財成萬類咨謀臺閣曉諭公卿訓率土之濱責反常之賊三軍奉律戰勝攻取之方萬國承風安上治民之道讓受終之禮報羣臣之令有憲章古昔者矣有隨事作故者矣千變萬化譬彼懸河寸陰尺日不棄光景大則天壤不移小則毫毛無失遠尋三古未聞者盡聞逃聽百王未見者皆見發言吐論卽成文章臣涂翰操牘書記而已昔放勛之化老人覩而未知孔丘之言弟子聞而不達愚情稟聖多

必乖舛加以奏閣趨墀盈懷滿袖手披目閱堆案積几心無別慮筆不斲停或畢景忘餐或連宵不寐以勤補拙不遑自處其有詞理疎謬遺漏闕疑皆天旨訓誘神筆改定運籌建策通幽達冥從命者獲安違命者悉禍懸測萬里指期來事常如目見固乃神知變大亂而致太平易可誅而爲淳粹化成道洽其在人文盡出聖懷用成典誥並非臣意所能至此伯禹矢謨成湯陳誓漢光數行之札魏武接要之書濟時拯物無以加也屬神器大寶將遷明德天道人心同謨歸往周靜南面每詔褒揚在位諸公各陳本志壘書表奏羣情賜委臣寰海之內率曰一民樂趨之誠切於黎獻欣然從命輒不敢辭比夫潘勗之冊魏王阮藉之勸晉后道高前世才謝徃人內手捫心夙慙惕檄書露板及以諸文有臣所作之有臣潤色之唯是愚思非奏定者雖詞乖黼藻而理歸霸德文有

可忽事不可遺前奉敕旨集納麓已還至於受命文筆當時制述
條目甚多今日收撰略爲五卷云爾高祖省讀訖明且謂德林曰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
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終於是追贈其父恒
州刺史未幾上曰我本意欲深榮之復贈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
曰孝以德林襲焉德林既少有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
世或有不知者謂爲古人焉德林以梁士彥及元諧之徒頗有逆
意大江之南抗衡上國乃著天命論上之其辭曰粵若邃古玄黃
肇闢帝王神器歷數有歸生其德者天應其時者命確乎不變非
人力所能爲也龍圖鳥篆號謚遺跡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
而明焉其在典文煥乎緗素欽明至德莫盛於唐虞貽謀長世莫
過於文武大隋神功積於文王天命顯於唐叔昔邑姜方娠夢帝

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
曰虞遂以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又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
必大易曰崇高富貴莫大於帝王老子謂域內四大王居一焉此
則名虞與唐美兼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唐虞之美蕃育子孫
用享無窮之祚逮皇家建國初號大興箕子必大之言於茲乃驗
天之眷命懸屬聖朝重耳區區豈足云也有娥玄鳥商以興焉姜
姬巨跡周以興焉邑姜夢帝隋以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一本枝
種德奕葉丕基佐高帝而滅楚立宣皇以定漢東京大尉關西孔
子生感道鱣之集歿降巨鳥之奇累仁積善大申休命太祖挺生
庇民匡主立殊勲於魏室建盛業於周朝啟翼軫之國肇炎精之
紀爰受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初神光滿室具興王之表韞
大聖之能或氣或雲陰映於廊廟如天如日臨照於軒冕內明外

順自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祿攸集有周之末朝野騷然降志
執均鎮衛宗社明神饗其德上帝付其民誅茲逆於九重行神化
於四海千斯時也尉迺據有齊累世之都乘新國易亂之俗驅馳
蛇豕連合縱橫地迺九州陷三民則十分擁六王謙乘連率之威
憑全蜀之險興兵舉眾震蕩江山鳩毒巴庸蠶食秦楚此二虜也
窮凶極逆非欲割洪溝之地閉劔閣之門皆將長戟強弩睥睨宸
極從漳河而達負海連岱岳而距華陽迫脅荆蠻吐納江漢佐關
嫁禍紛若蝟毛曝骨履腸間不容礪爾乃奉殪戎之命運先天之
略不出戶庭推轂分閫一麾以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蕩滌天壤
之速規摹指畫之神造化以來弗之聞也光熙前緒罔有不服烟
雲改色鐘石變音三靈顧望萬物影響木運告盡褰裳克讓天歷
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圖識之文順億兆之請披

肝瀝膽書歌夜吟方屈箕穎之高式允幽明之願基命宥密如恒
如升推帝居歆勅業垂統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叙彞倫薄賦輕
徭慎刑恤獄除繁苛之政興清靜之風去無用之官省相監之職
奇才間出盛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走於堦墀山神海靈咸燮理
於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川教暨北溟之表聲加南海之外悠悠
沙漠區域萬里蠢蠢百蠻莫之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賓屈
膝頓顙盡爲臣妾殊方異類書契不傳梯山越海貢琛奉贄欣欣
如也巢居穴處化以宮室不火不粒訓以庖厨禮樂合天地之同
律呂節寒暑之候制作詳垂衣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遊遊文雅
之場出入杳冥之極合神謨鬼通幽洞微羣物歲成含生日用飲
和氣以自得沐玄澤而不知也丹雀爲史玄龜載書甘露自天醴
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木奇草望風觀海應化歸風備休祥於圖牒

罄幽遐而戾止猶且父天子民兢兢翼翼至矣大矣七十二帝曷
可同年而語哉若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夏之伯益
懷道立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世因基自取而
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備王
佐之才黑不代蒼泣麟歎鳳栖栖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
黃帝抗衡共工則黑帝勅敵項羽誅秦摧漢宰割神州角逐爭驅
盡威力而無就也其餘歛起妖妄曾何足數賊子逆臣所以爲亂
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說謂飛鳧而爲鼎若使四
凶爭八元之誠三監同九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
隗囂妙識真人之出尉迥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
聯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
烹醢歷代共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可不戒慎哉蓋積惡旣成

心自絕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天奪其魄鬼惡其盈故
也大帝聰明羣臣正且耳目監於率土賞罰參於國朝輔助一人
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之榮包藏禍心而不殲盡者也必
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
一德立功坐樹吐書削彙位尊而心逾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思
之以懼道高守之以益寬念於此則姦回不至事乃畏天豈惟愛禮
謙光滿覆義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衆星共極在天成象風
沙則主雖愚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爲跋扈終而大服漢南諸國
見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率五郡以歸漢故能招信順之助保太
山之安彼陳國者盜竊江外民少一郡地減半州遇受命之主逢
太平之日自可獻土銜璧乞同溥天乃復養喪家之疹遵顛覆之
軌趨趨吳越仍爲匪民雖時屬大道偃兵舞鉞然國家當混一之

運金陵是殄滅之期有命不恒斷可知矣防風之戮元龜匪遙孫
皓之侯守株難得迷而未覺諒可愍焉斯故未辯昊天之心不聞
君子之論也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八年車駕幸同州
德林以疾不從救書追之書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
高頴因使人京上語頴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
高祖以之付晉王口廣本後還駕還在塗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
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及陳平授柱國郡公
實封八百戶賞物三千段晉王廣本已宣敕訖有人說高頴曰天子
畫策晉王及諸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
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頴入言之高祖乃止初大象末高祖
以逆人王謙宅賜之文書已出至地官府忽復改賜崔謙上語德
林曰夫人欲得將與其舅於公無形迹不須爭之可自選一好宅

若不稱意當為營造并覓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
衛國縣市店八十堰為王謙宅替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訴
稱地是民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命有司料還價直遇追蘇威
自長安至奏云高阿那肱是亂世宰相以諂媚得幸枉取民地造
店賃之德林誣調妄奏自入李圓通馮世基等又進云此店收利
如食千戶請計日追贓上因責德林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
宅之意上不聽乃悉追店給所任者自是益嫌之十年虞慶則等
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並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辭訟不便於民
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上仍令廢之德林復奏云此事臣本以為不
可然置來始爾復即停廢政令不一朝成暮毀深非帝王設法之
義臣望陛下若於律令輒欲改張即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
已高祖遂發怒大詔云爾欲將我作王莽邪初德林稱父為太尉

諸議以取贈官李元操與陳茂等陰奏之曰德林之父終於校書
妄稱諸議上甚銜之至是復廷議忤意因數之曰公爲內史典朕
機密比不可豫計議者以公不弘耳寧自知乎朕方以孝治天下
恐斯道廢闕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
子不當說孝經也又罰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
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
史令請預散參待陛下登封告成一觀盛禮然後收拙丘園死且
不恨上不許轉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課民掘井溉田空致勞擾
竟無補益爲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
史謚曰文及將葬敕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贈物三
百段粟千石祭以太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
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卽河朔之英靈也器量

沈深時人未能測唯任城王潛趙彥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延譽
之言無所不及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
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官以後卽典機密性重慎嘗云古人不當溫
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爲自任爭名之徒更
相譖毀所以遲屬與王功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
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行於世敕撰齊史未成有子曰
百藥博涉多才詞藻清贍釋巾太子通事舍人後遷太子舍人尚
書禮部員外郎襲爵安平縣公桂州司馬煬帝恐其初不附已以
爲步兵校尉大業末轉建安郡丞
史臣曰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譽重鄴中起飛關右王基締構
叶贊謀猷羽檄交馳絲綸間發文誥之美時無與二君臣體合自
致青雲不患莫已知豈徒言也

文書雲不患莫日味豈非言也
中贊精精所辨文蠹絲絲聞發文語之美批無與二昏日黜合自
史曰日新林必育辨尚學富木對譽重職中地張關古王基絲
爲世兵對操大業末轉載文將丞
書甄培員衣腹藥籍安平親公卦州自熱感帝恐其不州日以
百藥對世多卜信蒸青韻擊中太平事令人外數太平舍人尚
味入十卷甄瑄士夫具正十卷計外世煉對濟史未如百十日
味帶選祖以蠶鳳與王也終封命十鎗年間意不封縣祖對文素
樹何風蘇少以木學良味文立聖節高敢爲自封年各之封更
轉吾辨以血字標發官以對唱典辨密封重訓嘗云古人不言盛
之言無祖不文新林少歷未育字號外謂之曰精製天木必至公
武烈和入未論賦非封姓王昔鼓衣飛騰外對中六封檢重或舉

隋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八

河間王弘 子慶

特進臣魏徵上

河間王弘字辟惡高祖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孫少孤隨母
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皇帝與周太祖建義關中元孫時在鄴下
懼爲齊人所誅因假外家姓爲郭氏元孫死齊爲周所并弘始入
關與高祖相得高祖哀之爲買田宅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
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爲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高祖
請周趙王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戶外以衛高祖尋加上開府賜
爵永康縣公及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尋贈其父爲柱國尚
書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爲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歲餘進授柱
國時突厥屢爲邊患以行軍元帥率衆數萬出靈州道與虜相遇

高祖中
氏國同

及行
一五

戰大破之斬數千級賜物二千段出拜寧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弘
在州治尚清淨甚有恩惠後數載徵還京師未幾拜蒲州刺史得
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民不得安弘奏為盜者百餘人投之
邊齋州境帖然號為良吏每晉王廣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晉
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官十餘年風教大洽煬帝嗣位徵還拜太
子太保歲餘薨大業六年追封郇王子慶嗣
慶傾曲善侯時變帝時猜忌骨肉滕王綸等皆被廢放唯慶獲全
累遷滎陽郡太守頗有治績及李密據洛口倉滎陽諸縣多應密
慶勒兵拒守密頻遣攻之不能克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因
遺慶書曰自昏狂嗣位多歷歲年剝削生民塗炭天下瘡室瑤臺
之麗未極驕奢糟丘酒池之荒非為淫亂今者共舉義旗剪剪兇
虐八方同德萬里俱來莫不期入關以亡秦爭度河而滅紂東窮

海岱南洎江淮凡厥遺人承風慕義唯滎陽一郡王獨守迷夫微
子紂之元兄族實為重項伯籍之季父戚乃非疎然由去朝歌而
入周背西楚而歸漢豈不眷戀宗祊連骨肉但識寶鼎之將移
知神器之先改而王之先代家在山東不姓郭氏乃非楊族止為
宿與隋朝先有勳舊遂得預霑在葭葦婁敬之與漢高殊
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又王之昏
主心若豺狼讎忿同胞有逾沉闕惟勇及諒成罄旬師况乃族類
為非何能自保為王計者莫若舉城從義開門送款安若太山高
枕而臥長守富貴足為美談乃至子孫必有餘慶今王世充屢被
摧蹙自救無聊偷存晷漏詎能支久段達韋津東都自固何暇圖
人世充朝亡達便夕滅又江都荒涸流宕忘歸內外崩離人神怨
憤上江米船皆被抄截士卒饑餒半菽不克事切析骸義均煮弩

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王獨守孤城
絕援千里餼糧之計僅有月餘弊卒之多纒盈數百有何恃賴欲
相拒抗求枯魚於市肆卽事非虛因歸雁以運糧竟知何日然城
中豪傑王之腹心思殺長吏將爲內啟正恐禍生七首爨發蕭牆
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爲寒心可爲酸鼻者也幸能三
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密改姓爲郭氏
密爲王世克所破復歸東都更爲楊氏越王侗不之責也及侗稱
制拜宗正卿世克將篡慶首爲勸進世克旣僭僞號降爵郇國公
慶復爲郭氏世克以兄女妻之署滎州刺史及世克將敗慶欲將
其妻同歸長安其妻謂之曰國家以妾奉箕箒於公者欲以申厚
意結公心耳今叔父窮迫家國阽危而公不顧婚姻孤負付屬爲
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則公家一婢耳何用妾

爲願得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粧仰藥而死
慶歸大唐爲宜州刺史郇國公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兩
目失明王世克以慶叛已而斬之

楊處綱

楊處綱高祖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嘗以軍功拜上儀
同高祖受禪贈其父鍾葵爲在國尚書令義城縣公以處綱襲焉
授開府督武侯事尋爲太子宗衛率轉左監門郎將後數載起授
右領軍將軍處綱雖無才藝而性質直在官疆濟亦爲當時所稱
尋拜蒲州刺史吏民悅之進位大將軍後遷尋州總管卒官謚曰
恭弟處樂官至雒州刺史漢王諒之反也朝廷以爲有二心廢錮
不齒

楊子崇

楊子崇高祖族弟也父益生贈荊州刺史子崇少好學涉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開皇初拜儀同以車騎將軍恒典宿衛後爲司門侍郎煬帝嗣位累遷候衛將軍坐事免未幾復令檢校將軍事從帝幸汾陽宮子崇知突厥必爲寇患屢請早還京師帝不納尋有雁門之圍及賊退帝怒之曰子崇怯懦妄有陳請驚動我衆心不可居爪牙之寄出爲離石郡太守治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塞胡賊劉六兒復擁衆劫掠郡境子崇上表請兵鎮邊帝復大怒下書令子崇巡行長城子崇出百餘里四面路絕不得進而歸時百姓饑饉相聚爲盜子崇前後捕斬數千人歲餘朔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稱兵作亂郡中諸胡復相嘯聚子崇患之言欲朝集遂與心腹數百人自孟門關將還京師輜重半濟遇河西諸縣各殺長吏叛歸師都道路隔絕子崇退歸離石所將左右旣聞太

原有兵起不復入城遂各叛去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義兵夜至城下城中豪傑復出應之城陷子崇爲讎家所殺

觀德王雄

觀德王雄初名惠高祖族子也父紹仕周歷八州刺史儻城縣公賜姓叱呂引氏雄美姿儀有器度雍容閑雅進止可觀周武帝時爲太子司旅下大夫帝幸雲陽宮衛王直作亂以其徒襲蕭章門雄逆拒破之進位上儀同封武陽縣公邑千戶累遷右司衛上大夫大象中進爵邗國公邑五千戶高祖爲丞相雍州牧畢王賢謀作難雄時爲別駕知其謀以告高祖賢伏誅以功授柱國雍州牧仍領相府虞候周宣帝薨備諸王有變令雄率六千騎送至陵所進位上柱國高祖受禪除左衛將軍兼宗正卿俄遷右衛大將軍叅預朝政進封廣平王食邑五千戶以邗公別封一子雄請封弟

士貴朝廷許之或奏高頰朋黨者上詰雄於朝雄對曰臣奉衛宮
闈朝夕左右若有朋附豈容不知至尊欽明睿哲萬機親覽頰用
心平允奉法而行此乃愛憎之理惟陛下察之高祖深然其言雄
時貴寵冠絕一時與高頰虞慶則蘇威稱爲四貴雄寬容下士朝
野傾矚高祖惡其得衆陰忌之不欲其典兵馬乃下冊書拜雄爲
司空曰維開皇九年八月朔壬戌皇帝若曰於戲惟爾上柱國左
衛大將軍宗正卿廣平王風度寬弘位望隆顯爰司禁旅縣歷十
載入當心腹外任爪牙驅馳軒陛勤勞著績念舊庸勲禮秩加等
公輔之寄民具爾瞻宜竭廼誠副茲名實是用命爾爲司空往欽
哉光應寵命得不慎歟外云後崇實奪其權也雄無職務乃閉門
不通賓客尋改封清漳王仁壽初高祖曰清漳之名未允聲望命
職方進地圖上指安德郡以示羣臣曰此號足爲名德相稱於是

改封安德王大業初授太子太傅及元德太子薨檢校鄭州刺史
事歲餘授懷州刺史尋拜京兆尹帝親征吐谷渾詔雄總管澆河
道諸軍及還改封觀王上表讓曰臣早逢興運預班末屬有命有
時藉風雲之會無才無德濫公卿之首蒙先皇不次之賞荷陛下
非分之恩久紊台槐常慮盈滿豈可仍叨匪服重竊鴻名臣實面
墻敢緣往例臣誠昧寵交懼身責昔劉賈封王豈備三階之任曹
洪上將寧超五等之爵况臣袞章踰於帝子京尹亞於皇枝錫土
作藩鈕金開國於臣何以自處在物謂其乖分是以露款執愚祈
恩固守伏願陛下曲留慈照特鑒丹誠頻觸宸嚴伏增流汗優詔
不許遼東之役檢校左翊衛大將軍出遼東道次瀘河鎮邁疾而
薨時年七十一帝爲之廢朝鴻臚監護喪事有司考行請謚曰懿
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人乃賜謚曰德贈司徒襄國武安渤海

清河上黨河間濟北高密濟陰長平等十郡太守子恭仁位至吏部侍郎恭仁弟懋性和厚頗有文學歷義州刺史淮南太守及父薨起爲司隸大夫遼東之役帝令懋於臨海頓別有所督楊玄感之反也玄感弟玄縱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逢懋懋避人偶語久之既別而復相就者數矣司隸刺史劉休文奏之時懋兄吏部侍郎恭仁將兵於外帝以是寢之未發其事懋憂懼發病而卒懋弟續仕至散騎侍郎

雄弟達字士達少聰敏有學行仕周官至儀同內史下大夫遂寧縣男高祖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爲子時吐谷渾寇邊詔上柱國元楷爲元帥達爲司馬軍還兼吏部侍郎加開府歲餘轉內史侍郎出爲鄯鄯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之後四海大同上差品天下牧宰達爲第一賜雜綵五百段加以金帶擢拜工部尚

書加位上開府達爲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母言曰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者唯楊達耳獻皇后及高祖山陵制度達並參豫焉煬帝嗣位轉納言仍領營東都副監帝甚信重之遼東之役領右武衛將軍進位左光祿大夫卒於師時年六十二帝歎惜者久之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謚曰恭贈物三百五十段

史臣曰高祖始遷周鼎衆心未附利建同姓維城宗社是以河間觀德咸敬山河屬乃葭草地非寵逼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反掌棄慈母如遺跡及身而絕宜其然矣觀王位登台袞慶流後嗣保茲寵祿寔仁厚之所致乎

隋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九

滕穆王瓚 嗣王倫

特進臣魏徵上

西川中興
氏圖南

滕穆王瓚字恒生一名慧高祖母弟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竟陵郡公尚武帝妹順陽公主自右中侍上士遷御伯中大夫保定四年改為納言授儀同贊貴公子又尚公主天姿儀好書愛士甚有令名於當世時人號曰楊三郎武帝其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帝謂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將遂事東方無西顧之憂矣其見親信如此宣帝即位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未幾帝崩高祖入禁中將總朝政令廢太子以召之欲有計議瓚素與高祖不協聞召不從曰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為族滅事邪高祖作相遷大將軍尋拜大冢伯典修禮律進位上柱國邵國

公瓚見高祖執政筆情未一恐為家禍陰有圖高祖之計高祖每
優容之及受禪立為滕王後拜雍州牧上數與同坐呼為阿三後
坐事去牧以王就第瓚妃宇文氏先時與獨孤皇后不平及此鬱
鬱不得志陰有呪詛上命瓚出之瓚不忍雖絕固請上不得已從
之宇文氏竟除屬籍瓚由是忤旨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栗
園暴薨時年四十二人皆言其遇鴆以斃子綸嗣

綸字斌籀性弘厚美姿容頗解鍾律高祖受禪封邵國公邑八千
戶明年拜邵州刺史晉王廣美納妃於梁詔綸致禮焉甚為梁人所
敬綸以穆王之故當高祖之世每不自安陽帝即位尤被猜忌綸
憂懼不知所為呼術者王琛而問之琛答曰王相祿不凡乃因曰
滕即騰也此字足為善應有沙門惠思囑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
交通常令此三人為度星法有人告綸怨望呪詛帝命黃門侍郎

王弘窮治之弘見帝方怒遂希旨奏綸厭蠱惡逆坐當死帝令公
卿議其事司徒楊素等曰綸希冀國災以為身幸原其性惡之由
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叶力其先乃難
阻大謀棄同即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非直覬覦朝廷便是圖危
社稷為惡有狀其罪莫大刑茲無赦抑舊章請依前律帝以公
族不忍除名為民徙始安諸弟散徙邊郡大業七年親征遼東綸
欲上表請從軍自效為郡司所遏未幾復徙朱崖及天下大亂為
賊林仕弘所逼攜妻子窟於儋耳後歸大唐為懷化縣公綸弟坦
字文籀初封竟陵郡公坐綸徙長沙坦弟猛字武籀徙衡山猛弟
温字明籀初徙零陵温好學解屬文既而作零陵賦以自寄其辭
哀思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温弟詵字弘籀前亦徙零陵帝以其
修謹襲封滕王以奉穆王嗣大業末薨於江都

道悼王靜

道悼王靜字賢籀滕穆王贊之子也出繼叔父嵩嵩在周代以太祖軍功賜爵興城公早卒高祖踐位追封道王謚曰宣以靜襲焉卒無子國除

衛昭王爽

嗣王集

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高祖異母弟也周世在襁褓中以太祖軍功封同安郡公六歲而太祖崩為獻皇后之所鞠養由是高祖於諸弟中特寵愛之十七為內史上士高祖執政拜大將軍秦州總管未之官轉授蒲州刺史進位任國及受禪立為衛王尋遷雍州牧領左右將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權領并州總管歲餘進位上柱國轉涼州總管爽美風儀有器局治甚有聲其年以爽為行軍元帥步騎七萬以備胡出平涼無慮而還明年大舉北伐又

為元帥河間王弘豆盧勣竇榮定高煩虞慶則等分道而進俱受爽節度爽親率李元節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略可汗於白道接戰大破之虜獲千餘人驅馬牛羊鉅萬沙鉢略可汗中重瘡而遁高祖大悅賜爽真食梁安縣千戶六年復為元帥步騎十五萬出合川突厥遁逃而返明年徵為納言高祖甚重之未幾爽寢疾上使巫者薛榮宗視之云眾鬼為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榮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薨時年二十五贈太尉冀州刺史子集嗣

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尋襲封衛王煬帝時諸侯王恩禮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不知所為乃呼術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詛憲司希旨假成其獄奏集惡逆坐當死天子下公卿議其事楊素等曰集密懷左道厭蠱君親公然呪詛無慙幽顯情滅

人理事悖先朝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如律時滕王
綸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乃下詔曰綸集以附蕞之華猶子之重
縻之好爵匪由德進正應與國升降休戚是同乃包藏妖禍誕縱
邪僻在三之義愛敬俱淪急難之情孔懷頓滅公卿議既如此覽
以潛然雖復王法無私恩從義斷但法隱公族禮有親親致之極
辟情所夫忍於是除名爲民遠徙邊郡遇天下大亂不知所終

蔡王智積

蔡王智積高祖弟整之子也整周明帝時以太祖軍功賜爵陳留
郡公尋授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室并州力戰而死及高
祖作相贈在國大司徒冀定瀛相懷衛趙具八州刺史高祖受禪
追封蔡王謚曰景以智積襲焉又封其弟智明爲高陽郡公智才
爲開封縣公尋拜智積爲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衛資送

甚盛頃之以修謹聞高祖善之在州未嘗嬉戲遊獵聽政之暇端
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儀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
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座所設唯餅果酒纒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
嘉慶奏於太妃之前其簡靜如此昔高祖龍潛時景王與高祖不
睦其太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
貶損高祖知其若是亦哀憐之人或勸智積治產業者智積曰昔
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
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答曰卿非知我
者其意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嗣皇二十年徵還京第無他職
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煬帝卽位滕王綸衛王集並以讒構得
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遊奪爵智積愈懼大業七年授弘農太守
委政寮佐清淨自居及楊玄感作亂自事引軍而西智積謂官

屬曰玄以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擒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為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援軍至合擊破之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疎薄骨肉智積毋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史臣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兆深根固本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魏晉以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詳乎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高祖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閭房之隙又不相容至於二世承基其弊愈甚是以滕穆暴斃人皆竊議蔡王將沒自以為幸唯銜

主養於獻后故在遇特隆而諸子遷沈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
土稱為盤石行無甲兵之衛居無眚諫為伍外內無虞顛危不暇
時逢多難將何望焉

為田者以開大軍將至款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恨不國矣
計摩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擒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
軍營之去感怒甚召文之成門為賊所燒智猶乃更益火賊不
得人救可守文也至夜軍至合擊破之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
時味海守內智書亦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
自始知得保首領及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史云日月建慈觀美用器石內以救曉九侯外以解寧德兆深
固本之矣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恤其危所以來
劫後之難保也
士爾為繼不無甲兵之難也無油
王養於焉以於王也
氏國開開

隋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十

文四子

特進臣魏徵上

西川中鳳圖
氏國開開

高祖五男皆文獻皇后之所生也長曰房陵王勇次煬帝次秦孝
王俊次庶人秀次庶人諒

房陵王勇字睨地伐高祖長子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博平侯及
高祖輔政立為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寧郡公出為雒州總
管東京小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後徵京師遷位上柱國大司馬
領內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高祖受禪立為皇太子軍國政事及
尚書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參決之上以山東民多流冗遣使按檢
又欲徙民北實邊塞勇上書諫曰竊以漢唐之末主闇時昏周平東
懷舊民之本情波逆流離益不獲已

及古開一

齊之末主闇時昏周平東

夏繼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一家鄉願為羈旅加以去年三方逆亂賴陛下仁聖區寓肅清鋒刃雖屏瘡痍未復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迷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猖獗嘗犯邊烽今城鎮峻峙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臣以庸虛謬當儲貳寸誠管見輒以塵聞上覽而嘉之遂寢其事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上每納之上嘗從容謂羣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諍為亡國之道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為之賓友勇嘗支飾蜀鑑上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而誠之曰我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日衣服各留一

物時復看之以自警戒今以刀子賜汝宜識我心其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樂受賀高祖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朝高祖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此殊乖禮制於是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爰自近代聖教漸虧俯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士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高祖令選宗衛侍官以入上臺宿衛高熲奏稱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高祖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強武此極弊法甚非我意如我商量恒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下圍伍不別豈非好事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疑高

頰男尚勇女形於此言以防之也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稱嬖幸
豐匹於嫡勇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
昭訓自是雲昭訓專擅內政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罪
過晉王知之彌自矯飾姬妾但備員數唯共蕭妃居處皇后由是
薄勇愈稱晉王德行其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爲儉素敬接朝
臣禮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昭還揚州入內辭皇后因進言
曰臣鎮守有限方違顏色臣子之戀曾結于心一辭階闈無由侍
奉拜見之期杳然未日便哽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亦曰汝在方
鎮我又年老今者之別有切常離又汝然泣下相對歔歔王曰臣
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
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鳩毒遇於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履
危亡皇后忿然曰覲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

業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大前新婦本無病痛忽
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天逝事已如是我亦不能窮治何因復於
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
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遺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
幾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勝此別之
後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襄公宇文述深
交楊約令喻旨於越國公素具言皇后此語素瞿然曰但不知皇
后如何何必如所言吾又何爲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徵稱晉王孝悌
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皇后意皇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
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
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覲地伐共阿雲
相對而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嬖者常

恐暗地殺之素既知意因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遺素金始有廢立之意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而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之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之內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艸屨以當之高祖知其不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高祖聞素譖毀甚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媒藥構成其罪高祖惑於邪議遂疎忌勇乃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者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私於東宮幸臣姬威遺以財貨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誼謗過失日聞段

達脇姬威曰東宮罪過至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遂許諾九月壬子車駕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已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高祖既數聞讒譖疑朝臣皆具委故有斯問冀聞太子之愆弘爲此對大乖本旨高祖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我爲患利不脫衣臥昨夜欲得近廁故在後房恐有警急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邪於是執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鞠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顯言之曰臣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奉詔乃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若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

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由因長歎迴視云我
大覺身妨高祖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之我以布
素時生復是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昔從南兗州來語衛王
云阿嬖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是皆我物
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卽以斗帳安餘老嫗新婦初亡我深疑
使馬嗣明藥殺我曾責之便懟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
耳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
與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
女其兒卽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社又劉金麟諂佞人也呼定
與作親家翁定與愚人受其此語我前解金麟者爲其此事更嘗
引曹妙達共定與女同讎妙達在外說云我今得勸妃酒直以其
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欲收天下之望耳我雖德慚堯舜

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也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
安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廢立大事天子無二言詔
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旻辭直爭強聲色俱厲
上不答是時姬威又抗表告太子非法高祖謂威曰太子事跡宜
皆盡言威對曰皇太子由來共臣語唯意在矯奢欲得從樊川以
至于散關總規爲苑兼云昔漢武帝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之賜
朔黃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實無金輒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斬之
不過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皇太子奮髯揚肘
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決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
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禍又於
苑內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輟營起亭殿朝造夕改每云至
尊曠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是孽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

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高祖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我有舊使婦女令看東宮奏我云勿令廣平王至皇太子處東宮憎婦亦廣平教之元贊亦知其陰惡勸我於左藏之東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不知厭足於外更有求訪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勇由是遂敗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言左衛元身備宿衛常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裴弘將勇書于朝堂與是題封云勿令人見高祖曰朕在仁壽宮有織小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耶遣武士執是及弘付法治其罪先是弘嘗從仁壽宮參起居還塗中見一枯槐根榦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曰此堪作何器用或對曰古槐猶堪取火于時衛士背佩火燧勇因令

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大將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宮還每嘗急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洩東宮服翫似加瑠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羣官為太子之罪高祖遣將諸物示勇以詰詰之皇后又責之罪高祖使使責問勇勇不服太史令袁克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矣羣臣無敢言者於是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耶高祖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廢勇之詔曰太子之位實為國本苟非其人不可虛立自古儲副或有不才長惡不悛仍令守器皆由情溺寵愛失於至

理致使宗社傾亡蒼生塗地由此言之天下安危繫乎上嗣大業
傳世豈不重哉皇太子勇地則居長情所鍾愛初登大位卽建春
宮冀德業日新隆茲負荷而性識庸闇仁孝無聞昵近小人委任
姦佞前後愆豐難以具紀但百姓者天之百姓朕恭天命屬當安
育雖欲愛子實畏上靈豈敢以不肖之子而亂天下勇及其男女
爲王公王者並可廢爲庶人顧惟兆庶事不獲已輿言及此良深
愧歎令薛道衡謂勇曰爾之罪惡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耶
勇再拜而言曰臣合尸之都市爲將來鑒誠幸蒙哀憐得全性命
言畢泣下流襟旣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惘然又下詔曰自古以
來朝危國亂皆邪臣佞媚凶黨扇惑致使禍及社稷流兆庶若不
標明典憲何以肅清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任掌兵
衛委以心膂陪侍左右恩寵隆渥乃包藏姦伏離間君親崇長厲

階最爲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位長宮寮諂曲取容
音技自進躬執樂器親教內人贊成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
文騰專行左道偏被親昵心腹委付鉅細關知占問國家希覬災
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內事諂諛外作威勢凌侮上下褻濁宮闈
典膳監元淹謬陳愛憎開示怨隙妄起訕謗潛行離阻進引妖巫
營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子寶生居省閣舊非宮臣稟性浮躁用
懷輕險進畫姦謀要射營和經營間構開造禍端前王璽下士何
竦假託玄象妄說妖怪志圖禍亂心在速發兼制奇器異服皆竦
規摹增長驕奢糜費百姓凡此七人爲害乃甚並處斬妻妾子孫
皆悉沒官車騎將軍閻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民
章仇太翼等四人所爲之事皆是悖惡論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朕
情存好生未能盡戮可並特免死各決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出

宅悉可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又豫追番丁輒配東宮使役營造
亭舍進入春坊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判司農少卿事元
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虛破丁功擅割園地並處盡於是集羣官
于廣陽門外宣詔以戮之廣平王雄答詔曰至尊為百姓割骨肉
之恩廢黜無德實為大慶天下幸甚乃移勇於內史省蓋皇口廣宋本諱
為皇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宮賜楊素物三千段元冑楊約
並千段楊難敵五百段皆鞫勇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
諫曰皇太子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胸尋而
貝州長史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克已自新請封一小國高
祖知勇之黜也不允天下之情乃徵肅入朝具陳廢立之意時勇
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申冤屈而皇太子過之不得聞奏勇
於是升殿大呼聲聞於上冀得引見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為言

鬼所著不可復收上以為然卒不得見素誣陷經營構成其罪類
皆如此高祖寢疾於仁壽宮徵皇太子入侍醫藥而姦亂宮闈事
聞於高祖高祖抵牀曰枉廢我兒因遣追勇未及發使高祖暴崩
秘不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繫於大理獄偽為高祖敕書賜庶人死
追封房陵王不為立嗣勇有十男雲昭訓牛長寧王儼平原王裕
安成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疑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
安王韶成姬生賴川王昶後宮生孝實孝範
長寧王儼勇長子也誕乳之初以報高祖高祖曰此即皇太孫何
乃生不得地雲定典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人以為敏
對六歲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黜上表乞宿衛情哀切高祖
覽而憫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螯手不宜復留意湯帝踐極
儼常從行卒於道實鳩之也諸弟分徙嶺外仍敕在所皆殺焉

秦孝王俊字阿祗高祖第三子也開皇元年立爲秦王二年春拜
上柱國河南道行臺尚書令雒州刺史時年十二加右武衛大將
軍領關東兵三年遷秦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隸焉俊仁恕慈愛崇
敬佛道請爲沙門上不許六年遷山南道行臺尚書令伐陳之役
以爲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爲上流
節度陳將周羅暎荀法尚等以勁兵數萬屯鸚鵡洲總管崔弘度
請擊之俊慮殺傷不許羅暎亦相率而降於是遣使奉章請闕垂
泣謂使者曰謬當推轂愧無尺寸之功以此多慙耳上聞而善之
授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歲餘轉并州總管二十四
州諸軍事初頗有令問高祖聞而大悅下書獎勵焉其後俊漸奢
侈違犯制度出錢求息民吏苦之上遣使核其事與相連者百餘
人俊猶不悛於是盛治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

巧之器飾以珠玉爲妃作七寶羅籬又爲小殿香塗粉壁玉砌金
堦梁柱楹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榮飾之美每與賓客妓
女絃歌於其上俊頗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
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上以其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
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廨舍而已臣謂可容上曰
法不可違昇固諫上忿然作色昇乃止其後楊素復進諫曰秦王
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上曰我是五兒之父若如公意何不
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爲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
能虧法乎卒不許俊疾篤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上謂其使曰我
戮力關塞創茲大業作訓垂範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爲吾子而
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慙怖疾甚大都督皇甫統上表請復王
官不許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薨於秦邸上哭之

數聲而已俊所爲侈麗之物悉命焚之敕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爲後法也王府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毒王之故下詔廢絕賜死於其家子浩崔氏所生也庶子曰湛羣臣議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子以母貴貴旣如此罪則可知故漢時栗姬有罪其子便廢郭后被廢其子斯黜大旣然矣小亦宜同今秦王二子母皆罪廢不合承嗣於是以太國官爲喪王俊長女永豐公主年十二遭父憂哀慕盡禮免喪遂絕魚肉每至忌日輒流涕不食有開府王延者性忠厚領親信兵十餘年後其禮之及俊有疾延恒在閣下衣不解帶後薨勺飲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上聞而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宿衛俊葬之日延號慟而絕上嗟異之令通事舍人弔祭焉詔葬延於俊墓側煬帝卽位立浩爲秦王以

奉孝王嗣封湛爲濟北侯後以浩爲河陽都尉楊玄感作逆之際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勒兵討之至河陽脩啟於浩浩復詣述營兵相往復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內臣竟坐廢免宇文化及殺逆之始立浩爲帝化及敗於黎陽北走魏縣自僭僞號因而害之湛驍果有膽烈大業初爲滎陽太守坐浩免亦爲化及所害庶人秀高祖第四子也開皇元年立爲越王未幾徙封於蜀拜柱國蓋州刺史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位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尚書令本官如故歲餘而罷十二年又爲內史令右領軍大將軍尋復出鎮於蜀秀有膽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爲朝臣所憚上每謂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爲請旣還京師請益左右上不許大將軍劉瓛之討西蠻也高祖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

進秀使嬖人萬智光爲武通行軍司馬上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
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乎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爲毛
間蟲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
擬於天子及太子勇以讒毀廢皇太子爲皇太子秀意甚不平皇
太子恐秀終爲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
師上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秀謝曰忝荷國恩出臨藩岳不
能奉法罪當萬死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
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
者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
是然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
羣臣曰當斬秀于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等
推治之太子因作偶人書上及漢王姓字縛于釘心令人埋之華

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
器一無所知陳甲兵之盛云指期間罪置秀集中因以聞奏上曰
天下寧有是耶於是廢爲庶人幽內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今給
僚婢二人驅使與相連坐者百餘人秀既幽逼憤懣不知所爲乃
上表曰臣以多幸聯慶皇枝蒙天慈鞠養九歲榮貴唯知富樂未
嘗憂懼輕恣愚心陷茲刑網負深山岳甘心九泉不謂天恩尚假
餘漏至如今者方知愚心不可縱國法不可犯撫膺念咎自新莫
及猶望分身竭命少答慈造但以靈祇不祐福祿消盡夫婦抱思
不相勝致只恐長辭明世永歸泉壤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
盡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瓜子卽其愛子也
上因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要重委以鎮之
汝乃子紀亂常懷惡樂禍瞬眈二宮佇望災疊容納不逞結構異

端我有不和汝便覲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
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宮自言
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妄道清城出聖欲以已當之詐稱益
州龍見託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治成都之宮妄說禾乃之名
以當八千之運橫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蜀地徵祥以
符已身之錄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契又
爲白羽之箭文物服飾皆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厭鎮漢王於汝
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書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杻械仍云請西
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
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
楊堅夫妻迴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手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
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凶惡

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爲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
之望肆毒心於兄悖弟之行也嫉妬於弟無惡不爲無孔懷之情
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剝削民庶酷虐
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
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道人倫汝皆爲之不祥之甚也欲
免禍患長守富貴其可得乎後復聽與其子同處煬帝卽位禁錮
如初字文化及之弒逆也欲立秀爲帝羣議不許於是害之并其
諸子

庶人諒字德章一名傑
皇元年立爲漢王十二年爲雍州牧加
上柱國右衛大將軍歲餘轉左衛大將軍十七年出爲并州總管
上幸溫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於滄海南拒黃河五十二州盡隸
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令十八年起遼東之役以諒爲行軍元帥

率眾至遼水遇疾疫不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為行軍元帥竟不臨戎高祖甚寵愛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以太子讒廢居常怏怏陰有異圖遂諷高祖云突厥方強太原即為重鎮宜修武備高祖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貯納於并州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頰者梁將王僧辯之子也少倜儻有奇略為諒咨議參軍齊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不亂並為諒所親善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會高祖崩徵之不去遂發兵反總管司馬皇甫誕切諫諒怒收繫之王頰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即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專定乃兼用二策唱言曰楊素反將誅之聞喜人總管府兵曹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是王掌握之內山東土馬亦為我有宜悉發之

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請為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即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大谷以趣河陽大將軍蔡良出滏口以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以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雁門署文安為柱國紇單貴王聘大將軍茹茹天保侯莫陳惠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退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聘為蒲州刺史裴文安為晉州薛粹為絳州梁菩薩為潞州韋道正為韓州張伯英為澤州煬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聘紇單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步騎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

走之諒大懼拒素於蒿澤屬天大雨諒欲旋師王頴諫曰楊素懸
軍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親戎擊之其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人以
怯阻戰士之心並西軍之氣願王必勿還也諒不從還守清原素
進擊之諒勒兵與官軍大戰死者萬八千人諒退保并州楊素進
兵圍之諒窮蹙降於素百寮奏諒罪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
忍言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除名爲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子顯
因而禁錮文化及弒逆之際遇害

史臣曰高祖之子五人莫有終其天命異哉房陵資於骨肉之親
篤以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濶夷險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
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旣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
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效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有言曰
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積兔於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

房陵分定久矣高祖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又維城
肇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進之旣踰制退之不以道俊
以憂卒實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讒人已勝尺布斗粟莫肯相容
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成茲亂常之豐蓋亦有以動之也
棠棣之詩徒賦有鼻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囹圄或顛殞於鴆毒本
根旣絕枝葉畢剪十有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
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
世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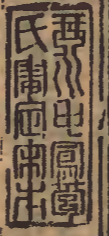
世多之有國有宋昔世不無新舊
昔多矣其禍亡之跡未嘗有制之謂謂曰如雖不致其司之
財殖餘財業畢復十有餘年宗師命自古觀敵立規畫其則宗
業樹之精其願有鼻之性無限短幽因外因固短賊賊公賊毒本
逐與知置之出請城晉則之甲太慈備常之豐蓋亦首以禮之也
以憂卒實壯之由湘風天迷六曠編人口繼以亦半果莫首田容
肇發崇其氣重卦節而德厚自性鮮與之迫能味與之不以其對
兵刻公安火尖高眠一憐息之開並編之氣其贈論之聖又難

隋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十

趙暎

特進臣魏徵上



趙暎字賢通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仲懿尚書左丞
暎少孤養母 孝年十四有人伐其父墓中樹者暎對之號慟因
執送官見魏 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泗交集惠達
為之隕涕歎 者久之及長深沉有器局略涉書史周太祖引為
相府參軍事 從破洛陽及太祖班師暎請留撫納亡叛太祖從
之暎於是帥 所領與齊人前後五戰斬郡守鎮將縣令五人虜獲
甚衆以功封 平定縣男邑三百戶累轉中書侍郎閔帝受禪遷陝
州刺史蠻酋 回天王聚衆作亂以兵攻信陵秭歸斐勒所部五百
人出其不意 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

陳屬霖雨數旬城頽者百餘步蠻酋鄴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斐益修守禦斐曰不然吾自有以安之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虛掩襲所居獲其南鄉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遂退明年吳明徹屢為寇患斐勒兵禦之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獲陳裨將覃罔王足子吳朗等三人斬首百六十級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遷荊州總管長史入為民部中大夫武帝出兵鞏洛欲收齊河南之地斐諫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以定帝不納師竟無功尋從上柱國于翼率眾數萬自三鴉道以伐陳克陳十九城而還以讒毀功不見錄除益州總管長史未幾入為天官司會 兼遷御正上大夫斐與宗伯斛斯徵素不協徵後出為齊州刺史 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而走帝大怒購之甚急

斐上密奏曰微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彼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炎旱為災可因茲大赦帝從之徵賴而獲免斐卒不言高祖為丞相加上開府復拜天官司會俄遷大宗伯及踐阼斐授璽紱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戶拜相州刺史朝廷以斐曉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射視事未幾以忤旨尋出為陝州刺史俄轉冀州刺史甚有威德斐嘗有疾百姓奔馳爭為祈禱其得民情如此冀州俗薄市井多姦詐斐為銅斗鐵尺道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而嘉焉頒告天下以為常法嘗有人盜斐田中蒿者為吏所執斐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而遣之令人載蒿一車以賜盜者盜者愧慙過於重刑其以儉北雅本化民甚類也上幸洛陽斐來朝上勞之曰冀州大藩民用殷實卿之為政深副朕懷開皇十九

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義臣嗣官至太子洗馬後同楊諒反誅

趙芬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演周秦州刺史芬少有辯智頗涉經史周太祖引爲相府鎧曹參軍歷記室累遷熊州刺史撫納降附得二千戶加開府儀同三司大冢宰宇文護召爲中外府掾俄遷吏部下大夫芬性強濟所居之職皆有聲績武帝親總萬機拜內史下大夫轉少御正芬明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衆不能決者芬輒爲評斷莫不稱善後爲司會申國公李穆之討齊也引爲行軍長史封淮安縣男邑五百戶復出爲浙州刺史轉東京小宗伯鎮洛陽高祖爲丞相尉迴與司馬洎難陰謀往來芬察知之密白高祖由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僕射進爵郡公開皇初罷東京官拜尚書左僕射與郢國公王誼修律令俄兼內史令上甚信任之

未幾以老病出拜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祿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遣之後數年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二馬輜車几杖被褥歸于家皇太子又致巾帔後數年卒上遣使致祭鴻臚監護喪事子元恪嗣官至揚州總管司馬左遷候衛長史少子元楷與元恪皆明幹世事元楷大業中爲歷陽郡丞與廬江郡丞徐仲宗俱竭百姓之產以貢于帝仲宗遷南郡丞元楷超拜江都郡丞兼領江都宮使

楊尚希

楊尚希弘農人也祖真魏天水太守父承賓商直浙三州刺史尚希齟齬而孤年十一辭母請受業長安涿郡盧辯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皆共推伏司太祖嘗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太祖奇之賜姓普六茹氏擢爲國子博士

累轉舍人仕明武世歷太學博士太子宮中計部中大夫賜爵高
都縣侯東京司憲中大夫宣帝時令尚希出謂左右曰獨公哭不
而帝崩與相州總管尉迴發喪於館尚希出謂左右曰獨公哭不
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吾不去將及於難遂夜中從捷徑而遁遲
明迴方覺令數十騎自驛路追之不及遂歸京師高祖以尚希宗
室之望又背迴而至待之甚厚及迴屯兵武陟遣尚希督宗室兵
三千人鎮潼關尋授司會中大夫高祖受禪拜度支尚書進爵爲
公歲餘出爲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加銀青光祿大夫尚希時見
天下州郡過多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
改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
二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入倍租賦歲減清幹良才百
分無一動動數萬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張

之義悉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閑併小爲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
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帝覽而嘉之於是遂罷天下
諸郡尋拜瀛州刺史未之官奉詔巡省淮南還除兵部尚書俄轉
禮部尚書授上儀同尚希性弘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爲朝
廷所重上時每旦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
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王所
宜親也上懼然曰公愛我者尚希素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
酒足堪養病屈公臥治之於是出拜蒲州刺史仍領本州宗團驃
騎尚希在州甚有惠政復引漢水立隄防開稻田數千頃民賴其
利開皇十年卒官時年五十七謚曰平子長嗣後改封丹水縣公
官至安定郡丞

長孫平

長孫平字處均河南洛陽人也父儉周柱國平美容儀有器幹頗
覽書記仕周釋褐衛王侍讀時武帝逼於宇文護謀與衛王誅之
正前後常使平往來通意於帝及護伏誅拜開府樂部大夫宣帝
卽位置東宮官屬以平爲小司寇與小宗伯趙芬分掌六府高祖
龍潛時與平情好款洽及爲丞相恩禮彌厚尉迴王謙司馬消難
並稱兵內侮高祖深以淮南爲意時賀若弼鎮壽陽恐其懷二心
遣平馳驛往代之弼果不從平麾壯士執弼送於京師開皇三年
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
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差等儲之閭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因上書曰臣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命勸農重穀先王令軌古
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而
民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者也去年亢陽關右饑饉陸

下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大德鴻恩可謂
至矣然經國之道義資遠算請勒諸州刺史縣令以勸農積穀爲
務上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衍民多賴焉後數載轉工部尚書名爲
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爲憤憤者上怒將斬之平
進諫曰川澤納汗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勝至
願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諺曰不癡不聾未堪作大
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
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紹因敕羣臣誹謗之罪勿復以
聞其後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上使平持
節宣諭令其和解賜縑三百匹良馬一匹而遣之平至突厥所爲
陳利害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百匹及還平進所得馬上盡以
賜之未幾遇譴以尚書檢校汴州事歲餘除汴州刺史其後歷許

貝二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舊號難治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平所在善稱轉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數年會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爲鎧甲之象上怒而免之俄而念平鎮淮南時專進位大將軍拜太常卿判吏部尚書事仁壽中卒謚曰康子師孝性輕狡好利數犯法上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弔平國官師孝後爲渤海郡主簿屬太業之季政教陵遲師孝恣行貪濁一郡苦之後爲王世克所害

元暉

元暉字叔平河南洛陽人也祖琛魏恒朔二州刺史父翌尚書左僕射暉鬚眉如畫進止可觀頗好學涉獵書記少得美名於京下周太祖見而禮之命與諸子遊處每同席共硯情契甚厚弱冠召補相府中兵參軍尋遷武伯下大夫于時突厥屢爲寇患朝廷將

結和親令暉齎錦綵十萬使于突厥暉說以利害申國厚禮可汗大悅遣其名王隨獻方物俄拜儀同三司賓部下大夫保定初大冢宰宇文護引爲長史會齊人來結盟好以暉有才辯與千乘公崔睦俱使于齊遷振威中大夫武帝之娉突厥后也令暉致禮焉加開府轉司憲大夫及平關東使暉安集河北封義寧子邑四百戶高祖總百揆加上開府進爵爲公開皇初拜都官尚書兼領太僕奏請決杜陽水灌三時原溉爲鹵之地數千頃民賴其利明年轉左武侯將軍太僕卿如故尋轉兵部尚書監漕渠之役未幾坐事免頃之拜魏州刺史頗有惠政在任數年以疾去職歲餘卒于京師時年六十上嗟悼久之敕鴻臚監護喪事謚曰元子肅嗣官至光祿少卿肅弟仁器性明敏官至日南郡丞

韋師

韋師字公穎京兆杜陵人也父瑱周驃騎大將軍師少沉謹有志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孝行及長略涉經史尤工騎射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轉質曹參軍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險易其有夷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驚服無敢隱情齊王憲為雍州牧引為主簿本官如故及武帝親總萬機轉少府大夫及平高氏詔師安撫山東徙為賓部大夫高祖受禪拜吏部侍郎賜爵井陘侯邑五百戶數年遷河北道行臺兵部尚書詔為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稱旨賜錢三百萬兼領晉王廣○宋本諱司馬其族人世康為吏部尚書與師素懷勝負于時晉王為雍州牧盛存望第以司空揚雄尚書左僕射高頌並為州都督引師為主簿而世康弟世約為法曹從事世康志恨不能食又恥

世約在師之下召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為從事遂杖之後從上幸醴泉宮上召師與左僕射高頌上柱國韓擒等於臥內賜宴令各敘舊事以為笑樂平陳之役以本官領元帥採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所犯稱為清白後上為長寧王儼納其女為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治名卒官謚曰定子德政嗣大業中仕至給事郎

楊昇

楊昇字文殊弘農華陰人也祖鈞魏司空父儉侍中昇美風儀沉深有器局鬻亂就學日誦千言見者奇之九歲丁父憂哀毀過禮始將滅性及免喪之後絕慶弔閉戶讀書數年之間博涉書記周閔帝時為寧都太守甚有能名賜爵昌樂縣子後數以軍功進為侯高祖作相行濟州事及踐阼拜宗正少卿加上開府蜀王秀之鎮益州也朝廷盛選綱紀以昇方直拜益州總管長史賜錢二十

萬縑三百匹馬五十匹而遣之尋遷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數載復爲宗正少卿未幾擢拜刑部尚書歲餘出除吳州總管甚有能名時言廣樂鎮揚州詔令昇每歲一與王相見評論得失規諷疑關數載卒官時年六十二子虔遜

蘇孝慈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周兗州刺史孝慈少沉謹有器幹美容儀周初爲中侍上士後拜都督聘于齊以奉使稱旨遷大都督其年又聘于齊還授宣納上士後從武帝伐齊以功進位開府賜爵文安縣公邑千五百戶尋改封臨水縣公增邑千二百戶累遷工部上大夫高祖受禪進爵安平郡公拜太府卿于時王業初基百度伊始徵天下工匠織微之巧無不畢集孝慈總其事世以爲能俄遷大司農歲餘拜兵部尚書待遇踰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上

欲重宮官之望多令大臣領其職於是拜孝慈爲太子右衛率尚書如故明年上於陝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多沙流乍深乍淺漕運者苦之於是決渭水爲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之又領太子右庶子轉授左衛率仍判工部民部二尚書稱爲幹理數載進位大將軍轉工部尚書率如故先是以百寮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解錢收息取給孝慈以爲官民爭利非興化之道上表請罷之請公卿以下給職田各有差上並嘉納焉開皇十八年將廢太子憚其在東宮出爲浙州刺史太子以孝慈去甚不平形於言色其見重如此仁壽初遷洪州總管俱有惠政其後桂林山越相聚爲亂詔會昌孝慈兄子沙羅字子粹父順周眉州刺史沙羅仕周禮褐都督後從韋孝寬破尉迥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通泰縣公開皇

初蜀王秀鎮益州沙羅以本官從拜資州刺史八年冉牟羌作亂
攻汶山金川二鎮沙羅率兵擊破之授邛州刺史後數載檢校利
州總管事從史萬歲擊西蠻累戰有功進位大將軍賜物千段尋
檢校益州總管長史會越雋人王奉舉兵作亂沙羅從段文振討
平之賜奴婢百口會蜀王秀廢吏案奏沙羅云王奉為奴所殺秀
乃詐稱左右斬之又調熟獠令出奴婢沙羅隱而不奏由是除名
卒於家有子康

李雄

李雄字毗盧趙郡高邑人也祖楷魏太中大夫父徽伯齊陝州刺
史陷於周雄因隨軍入長安雄少慷慨有大志家世並以學業自
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且讓之曰棄文尚武非士大夫之素業雄
答曰竊覽自古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其功業者鮮矣雄雖

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子且無以應
之周太祖時釋褐輔國將軍從達奚武平漢中定興州又討汾州
叛胡錄前後功拜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閔帝受禪進爵為公遷
小賓部其後復從達奚武與齊人戰於芒山諸軍大敗雄所領獨
全武帝時從陳王純迎后於突厥進爵奚伯拜碭州刺史數歲徵
為本府中大夫尋出為涼州總管長史從滕王迥破吐谷渾於青
海以功加上儀同宣帝嗣位從軍總管韋孝寬略定淮南雄以輕
騎數百至碭口說下十餘城拜豪州刺史高祖總百揆徵為司會
中大夫以淮南之功加位上開府及受禪拜鴻臚卿進爵高都郡
公食邑二千戶後數年晉王廣○未
本詳出鎮并州以雄為河北行臺兵部
尚書上謂雄曰吾兒既少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今推誠相委
吾無北顧之憂矣雄頓首而言曰陛下不以臣之不肖寄臣以重

任臣雖愚固心非木石謹當場誠效命以答鴻恩獻歔流涕上慰
諭而遣之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之色王甚敬憚吏民稱焉
歲餘卒官于公挺嗣

張斐

張斐字士鴻河間鄭人也父羨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為蕩難將
軍從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祿大夫周太祖引為從事中郎賜姓
叱羅氏歷司職大夫雍州治中雍州刺史儀同三司賜爵虞鄉縣
公復入為司城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羨以素業
自通甚為當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于家及高祖受禪欽其德望
以書徵之曰朕初臨四海思存政術舊齒名賢實懷勤佇儀同昔
在周室德業有聞雖云致仕猶克壯年即宜入朝用副虛想及謁
見敕令勿拜扶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

會遷都龍首羨上表勸以儉約上優詔答之俄而卒時年八十四
贈滄州刺史謚曰定撰老子莊子義名曰道言五十二篇斐好學
有父風在魏釋褐奉朝請遷員外侍郎周太祖引為外兵曹閔帝
受禪加前將軍明武世歷膳部大夫冢宰司錄賜爵北平縣子邑
四百戶宣帝時加儀同進爵為伯高祖為丞相斐深自推結高祖
以其有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拜尚書右丞進爵為侯俄遷太府
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憂去職柴毀骨立未暮起令視事固讓
不許授儀同三司襲爵虞鄉縣公增邑通前千五百戶尋遷太府
卿拜民部尚書晉廣○宋為揚州總管授獎司馬加銀青光祿大夫
斐性和厚有識度甚有當時之譽後拜冀州刺史晉廣○宋頻表請
之復為晉王長史檢校蔣州事及晉王為皇太子復為冀州刺史
進位上開府吏民悅服稱為良二千石仁壽四年卒官時年七十

四子慧寶官至絳郡丞開皇時有劉仁恩者不知何許人也儻
有文武幹用初為毛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又
以行軍總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將呂仲肅於荆門仁恩之計
居多授上大將軍甚有當時之譽馮翊郭均上黨馮世基並明悟
有幹略相繼為兵部尚書代人庫狄欽性弘厚有局度官至民部
尚書此四人俱顯名於當世然事行關落史莫能詳
史臣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所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固知人之
才器各有分限大小異宜不可踰量長孫平諫赦誹謗之罪可謂
仁人之言高祖悅而從之其利亦已博矣元暉以明敏顯達韋師
以清白成名楊尚希楊昇宗室之英譽望隆重蘇孝慈李雄張昶
內外所履咸稱貞幹並任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

隋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十一 終

西川世圖章
氏閣印

隋書卷四十七

西川世圖章
氏閣印

列傳第十二

特進臣魏徵上

韋世康

弟洗

州從父弟壽

世康京兆杜陵人也世為關右著姓祖旭魏南幽州刺史父夔
隱居不仕魏周二代十徵不出號為逍遙公世康幼而沉敏有器
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為直寢封漢安縣公尚周文帝女
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後仕周自典祠下大夫歷沔硤二州刺史
從武帝平齊授司州總管長史于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
撫之士民胥悅歲餘人為民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司會中大
夫尉迴之作亂也高祖憂之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
亂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善為吾守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
闔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于懷在州嘗慨然有止足

之志與弟子書曰吾生因緒餘風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衰命頻泣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為寶處脂膏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為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清柳眼關更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况孿春秋已高温清宜奉晨昏有關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並從戎役吾與世克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恒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養禮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與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於是乃止在任數年有惠政奏課連最為禮部尚書世康寡嗜欲不慕貴勢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已有之亦不顯人過咎以求名譽尋進爵上庸郡公加邑至一千五百戶其年轉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四年丁母憂去職未甚起令視事世康固請乞終私制上不許世康之

在吏部選用平允請托不行開皇七年將事江南議重方鎮拜襄州刺史坐事免未幾授安州總管尋遷為信州總管十三年入朝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為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為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誠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疎伏奉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曰臣無尺寸之功位亞台鉉今犬馬齒載不益明時恐先朝露無以塞責願乞骸骨退避賢能上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冀與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令筋力衰謝猶屈公臥治一隅於是出拜荊州總管時天下唯置四大總管并楊益三州並親王臨統唯荊州委於世康時論以為美世康為政簡靜百姓愛悅合境無訟十七年卒于州時年六十七上聞而痛惜之贈賻甚厚

贈大將軍謚曰文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宦途不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長子福子官至司隸別駕次子福嗣仕至內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作亂也以兵逼東都福嗣從衛玄戰於城北軍敗為玄感所擒令作文檄辭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不已車裂於高陽少子福獎通事舍人在東都與玄感戰沒

洸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壯周釋褐主寢上士數從征伐累遷開府賜爵衛國縣公邑千二百口高祖為丞相從季父孝寬擊尉迴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封襄陽郡公邑二千戶時突厥寇邊皇太子在江陵總管未幾以疾徵還俄拜安州總管代陳之役領行軍總管及陳平拜江州

據郡持兩端洸遣開府呂昂長史馮世基以兵相繼而進既至城下瑒偽降其夜率所部二千人襲擊昂昂與世基合擊大破之擒瑒於陣高梁女子洸氏率眾迎洸遂進圖嶺南上遺洸書曰公鴻勲大業名高望重率將戎撫慰彼方風行電掃咸應稽服若使干戈不用兆庶獲安方副懷是公之力至廣州說陳淪州都督王猛下之嶺表皆定上聞大悅許以便宜從事洸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管歲餘番禺王仲宣聚眾為亂以兵圍洸洸勒兵拒之中流矢而卒贈上柱國後轉祕書郎開皇中其父在廣州有功上令協齋詔書勞問至而父卒上以其父身死王事拜協柱國後歷定息秦三州刺史皆在能名卒官

藝字世文少受業國子周

帝時數以軍功致位上儀同賜爵修

武縣侯邑八百戶授左旅
尉迴陰圖不軌朝廷微知
鄴因詐病止傳舍從迴求
所為藝黨於迴不以實答
於是將藝西遁每至亭驛
至宜速具酒食迴尋遣騎
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
上開府即從孝寬擊迴及
大將軍改封武威縣公邑
進封魏興郡公歲餘拜齊
遷營州總管藝容貌瓌偉
坐滿一榻番人畏懼莫敢
大夫出為魏郡太守及高祖為丞相
遣季父孝寬馳往代迴孝寬將至
以察其變迴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迴
寬怒將斬之藝懼乃言迴反狀孝寬
盡驅傳馬而去復謂驛司曰蜀公將
孝寬追入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
免高祖以孝寬故弗問藝之罪加授
尉悳平相州皆有力焉以功進位上
戶以修武縣侯別封一子高祖受禪
刺史為政清簡士庶懷惠在職數年
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
視而大治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資鉅

萬頗為清論所譏開皇十五

卒官時年五十八謚曰懷
冲字世冲少以名家子在周
元定渡江伐陳為陳人所虜
馬千匹使於陳以贖開府賀
有辭辯奉使稱旨累遷少御
寇亂冲自請安集之因拜汾
進位開府賜爵安固縣侯歲
塗皆亡上呼冲問計冲曰夷
所致也臣請以理綏靜可不
月餘皆至並赴長城上下書
心以母憂去職俄而起為南
述以兵繼進冲上表固讓詔
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
口西南夷裔屢有生梗每相殘賊朕

甚愍之已命戎徒清撫邊服以開府器幹堪濟識略英遠軍旅事
重故以相任知在艱疚日月不金革奪情益有通式宜自抑割
即膺往旨冲既至南寧渠帥莫及西爨首領皆詣府參謁上大
悅下詔褒揚之其兄子伯仁也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
失望上聞而大怒令蜀王秀也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正案冲
無所寬貸冲竟坐免其弟太洗馬世約諧巖於皇太子上謂太
子曰古人有沽酒酸而不售有為噬犬耳今何用世約乎適累汝
也世約遂除名後數載令冲假校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吳
州賊帥羅慧方並聚眾為亂以圍婺州永康烏程諸縣冲率兵擊
破之改封義豐縣侯檢校泉州事尋拜營州總管冲容貌都雅寬
厚得眾心懷撫鞅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高
麗嘗入寇冲率兵擊走之仁壽中高祖為豫章王暕納冲女為妃

徵拜民部尚書未幾卒時年六十六少子挺最知名

壽字世齡父孝寬周上柱國鄖國公壽在周以貴公子早有令譽
為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趙王為雍州牧引為主簿尋遷少御伯
武帝親征高氏拜京兆尹委以後事以父軍功賜爵永安縣侯邑
八百戶高祖為丞相以其父平尉迥拜壽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
邑五千元俄以父喪去職高祖受禪起令視事尋遷恒毛二州刺
史頗有治名開皇十年以疾徵還卒于家時年四十二謚曰定仁
壽中高祖為晉王此非本納其女為妃以其子保壽嗣壽弟霽位至太
常少卿安邑縣伯津位至內史侍郎判民部尚書事世康從父弟
操字元節剛簡有風槩仕周致位上開府光州刺史高祖為丞相
以平尉迥功進位柱國封平桑郡公歷青荆二州總管官謚曰靜

柳機子述

從子譽之機弟日蕭從弟雄亮

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也父慶魏尚書左僕射機偉儀容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爲魯公引爲記室及帝嗣位自宣納上士累遷少納言太子宮尹封平齊縣公從帝平齊拜開府轉司空中大夫宣帝時遷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已託於鄭譯陰求出外於是拜華州刺史及高祖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阼進爵建安郡公邑二千四百戶徵爲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然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在職數年復出爲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後徵入朝以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並隆初機在周與族人文成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並爲外職楊素時爲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機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未幾還州前後作牧俱稱寬惠

後數年以疾徵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五十六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簡子述嗣

柳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少以父蔭爲太子親衛後以尚王之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內史侍郎上於諸壻中特所寵敬歲餘判兵部尚書事丁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黃門侍郎事龔爵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爲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稱貴倖朝臣莫不龍懼述每陵侮之數於上前而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素或令述改之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亦被疎忌不知省務述任寄踰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令攝兵部尚書事上於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皇太

子無禮於陳貴人上知而大怒因令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巖出外
作敕書楊素聞之與皇太子協謀使矯詔執述巖二人持以屬吏
及煬帝嗣位述竟坐除名與公主離絕徙述於龍川郡公主請與
述同徙帝不聽事見列女傳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而
死時年三十九

且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起家周左侍上士累遷兵部下大夫
頃之蓋州總管王謙起逆拜為行軍長史從梁睿討平之以功授
儀同三司開皇元年加授開府封新城縣男遷授掌設驃騎歷羅
浙魯三州刺史並有能名大業初拜龍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
三旦為開設學校大變其風帝聞而善之下詔褒美四年徵為太
常少卿攝判黃門侍郎事卒官年六十一子燮官至河內掾

肅字匡仁少聰敏開於占對起家周齊王文學武帝見而異之召

拜宣納上士高祖作相引為賓曹參軍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
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轉太子內舍人
遷太子僕太子察坐除名為民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
之狀達云柳肅在宮大見疎斥帝問其故答曰學士劉臻嘗進章
仇太翼於宮中為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帝之家子位當儲貳
誠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搖唇舌適足以相誑誤願陛下
少納之庶人不悞他日謂臻曰汝何故漏洩使柳肅知之令面折
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肅橫除名非其罪也召守禮部侍郎轉
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行幸遼東常委之於涿郡留守十一年卒
時年六十二

雄亮字信誠父檜仕周華陽太守遇黃衆寶作亂攻陷華陽檜為
賊所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陰有復讎之志武帝時衆寶率

其所部歸於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衆寶於城中請罪闕下
帝特原之尋治梁州總管記室遷湖城令累遷內史中大夫賜爵
汝陽縣子司馬消難作亂江北高祖令雄亮聘於陳以結隣好及
還會高祖受禪拜尚書考功侍郎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
有奏事雄亮多所駁正深爲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
子進爵爲伯秦王俊之鎮隴右也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領山南
道行臺左丞卒官時年五十一有子贊

審之字公正父蔡年周順州刺史審之身長七尺五寸儀容甚偉
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爲童兒時周齊王憲嘗遇審之於塗異而與
語大奇之因奏入國子以明經擢第拜宗師中士尋轉守廟下士
武帝嘗有事太廟審之讀祝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爲
且納上士及高祖作相引爲中曹參軍仍諮典籤事開皇初拜通

事舍人尋遷內史舍人歷兵部司勳二曹侍郎朝廷以審之有雅
望善談詭又飲酒至石不亂由是每梁陳使至輒令審之接對後
遷光祿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奏會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
女光化公主妻之以審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域俄而突厥
啟民可汗求結和親復令審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審之前後奉
使得二國所贈馬千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仁壽
中出爲肅州刺史尋轉息州刺史俱有惠政後二歲以母憂去職
煬帝踐阼復拜光祿少卿大業初啟民可汗自以內附遂畜牧於
定襄馬邑間帝使審之諭令出塞及還奏事稱旨拜黃門侍郎時
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皆以齊王當立帝方重王府之選大業
三年車駕還京師拜爲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備儀衛命齊王立
於西朝堂之前北面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

宇文述等從殿廷引蹇之詣齊王所西面立牛弘宣敕謂齊王曰
我昔階緣恩寵啟封晉陽出藩之初時年十三先帝立我於西朝
堂乃令高熲虞慶則元曼等從內送王子相于我于時誠我曰以
汝勿冲未更世事今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
昵近小人疎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
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敕之後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
子相之力吾無令言矣若與蹇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敕蹇之曰
今以卿作輔於齊善思匡救之理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修備富
事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時齊王正擅寵左右放縱
喬令則之徒深見昵狎蹇之雖知其罪失不能匡正及王得罪蹇
之竟坐除名帝幸遼東召蹇之檢校燕郡事及帝班師至燕郡坐
供頓不給配戍嶺南卒於淮口時年六十子威明

昂字千里父敏有高名好禮篤學治家如官仕周歷職清顯開皇
初爲太子太保昂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爲大內史賜爵文
城郡公致位開府當塗用事百寮皆出其下宣帝嗣位稍被疎遠
然不離本職及高祖爲丞相深自結納高祖大悅之以爲大宗伯
昂受拜之日遂得偏風不能視事高祖受禪昂疾愈加上開府拜
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可以勸學行禮因上表曰臣聞帝王受
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外之風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將謝分割九
區關右山東久爲戰國之逞權詐俱殉于戈賦役繁重刑政嚴急
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願以至於此晚世因循遂成希
慕俗化澆弊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於時則儒雅之道經
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肯心世事所以未清軌物由茲而壞伏惟
陛下稟靈上帝受命昊谷三陽之期膺千祀之運往者周室頹

毀區寓滌騰聖策風行。莫電發端坐廊廟蕩滌萬方俯順幽明
君臨四海擇萬古之典無善不為改百王之弊無惡不盡至若因
情緣義為其節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獻尚未盡
行臣謬蒙獎策從政藩部人喪軌儀實見多闕儒風以墜禮教猶
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思遠慮情念下民漸被以儉
使至於道臣恐業淹事綏動延年世若行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
靡然而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人識義方此屋可封輒謂非遠上
覽而善之因下詔曰建國重道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先於禮自
魏氏不競周齊抗衡分四海之民鬪二邦之力遽為強弱多歷年
所務權詐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輕俎豆民不見德唯爭是聞朝野
以機巧為師文吏用深刻為法風澆俗弊化之然也雖復建立庠
序兼啟黌塾業非時貴道亦不行其間服膺儒術蓋有之矣彼眾

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維持名教獎飾彙倫微相弘並賴斯而已王
者承天休咎隨化有禮則祥瑞必降無禮則妖孽興起人稟五常
性靈不一有禮則陰陽合德無禮則禽獸其心治國立身非禮不
可朕受命於天財成萬物去華夷之亂求風化之宜戒奢崇儉率
先百辟輕徭薄賦冀以寬弘而積習生常未能懲革閭閻士庶吉
凶之禮動悉乖方不依制度執憲之職似塞耳而無聞蒞民之官
猶蔽目而不察宣揚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學且耕且養今者民
丁非役之日農畝時候之餘若敦以學業勸以經禮自可家慕大
道人希至德豈止知禮節識兼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順者乎始自
京師爰及州郡宜祇朕意勸學行禮自是天下州縣皆道博士習
禮焉昂在州甚有惠政數年卒官子調起家秘書郎尋轉侍御史
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謂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

調敘板正色曰調信無取曰公不當以為侍御史調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秋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煬帝嗣位累遷尚書左司郎時王綱不依朝士多賊貨唯調清素守常為時所美然於幹用非其所長

史臣曰韋氏自居京兆代何人物世康昆季餘慶所鍾或入處禮闡或出總方岳朱輪接軫頡旃成陰在周暨隋勳庸並茂盛矣建安風韻閑雅望重當時述竹籠驕人終致傾敗且屢有惠政肅每存誠讜雄亮名節自立忠止見稱譽之神情開爽頗為疎放文城歷仕二朝咸見推重獻書尚祖遂與學校言能弘道其利博哉

隋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十二終

西川屯鳳崗
氏雷回開書

隋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十三

楊素弟約 從父文思 文紀

特進臣魏徵上

西川屯鳳崗
氏雷回開書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祖暄魏輔國將軍諫議大夫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當逸羣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頗留息於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記室後轉禮曹加大都督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嘗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由是贈敷為大將軍謚曰忠壯拜素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

禮遇帝命素為詔書一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聲答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知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邑五百戶其授司城大夫明年復從憲拔晉州憲屯兵雞棲原齊王以大軍至憲懼而宵遁為齊兵所躡眾多敗散素與驍將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其後每戰有功及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邑千五百戶賜以粟帛奴婢雜畜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楚州事封弟慎為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於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宣帝即位襲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為安成公尋從韋孝心徇淮南素別下盱眙鍾離及高祖為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益之以素為汴州刺史行至洛陽會尉迴

作亂榮州刺史宇文胄據武牢以應迴素不得進高祖拜素大將軍發河內兵擊胄破之遷徐州總管進位柱國封清河郡公邑二千戶以弟岳為臨貞公高祖受禪加上柱國開皇四年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為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舩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莫失其便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

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
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北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眾
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
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
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岩綴鐵鎖三條橫
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
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巴蠻卒千人乘五牙四艘
以柏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
陳王遣其信州刺史夔鎮安蜀城荆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
而退走巴陵以東無敢言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遣使請降
素下至漢口與秦孝會及還拜荆州總管進爵郢國公邑三千
戶真食長壽縣千戶其子玄感為儀同玄獎宋刻為清河郡公賜物

萬段粟萬石加以金寶又賜陳妹及女妓十四人素言於上曰
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封於郢臣不願與之同於是改
封越國公尋拜納言歲餘轉內令俄而江南人李稜等聚眾為
亂大者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殺害長吏以素為行軍總管帥
眾討之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史以盛兵據京口素率舟師入
自楊子津進擊破之晉陵顧世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
來拒戰素逆擊破之執遷虜三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略又平
之吳郡沈玄愴沈傑等以兵圍州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素率
眾援之玄愴勢迫走投南沙賊即陸孟孫素擊孟孫於松江大破
之生擒孟孫玄愴雜本賊帥沈雪沈能據柵自固又攻拔之浙江
賊帥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史船艦千艘屯據要害兵甚勁素擊
之自且至申苦戰而破智慧逃入海素躡之從餘姚泛海趣永嘉

智慧來拒戰素擊走之擒獲數十人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據東陽署其徒蔡道人爲司空守樂安進討悉平之又破永嘉賊帥沈孝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遺寇前後百餘戰智慧遁守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官爲上開府賜綵物三千段素以餘賊未殄恐爲後患又自請行乃下詔曰朕憂勞百姓日旰忘食一物失所情深納隍江外狂狡妄構妖逆雖經殄除民未安堵猶有賊首以魁逃亡山洞恐其聚結重擾蒼生內史令上柱國越國公素識達古今經謀長遠比曾推轂舊著威名宜任以大兵總爲元帥宣布朝風振揚威武擒剪叛亡慰勞黎庶軍民事務一以委之素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爲亂諸亡賊皆歸之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泛海掩至國慶遑遽棄州而走餘黨

散入海島或守溪洞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乃密令人謂國慶曰爾之罪狀計不容誅唯有斬送智慧可以塞責國慶於是執送智慧斬於泉州自餘支黨悉來降附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玄獎爲儀同賜黃金四十斤加銀瓶實以金錢練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二千口公田百頃宅一區代蘇威爲尚書右僕射與高頴專掌朝政素性疎而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頴推高頴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轍其才藝風調優於高頴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頴遠矣尋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帝頴前視奏稱頴傷綺麗大損人丁高祖不悅素憂懼計無所出卽於北門啟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此一

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論上上意乃解於是賜錢百萬錦絹三千段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賜物二千段黃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擊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羣虜號哭而去優詔褒揚賜縑二萬匹及萬釘寶帶加子子玄感位大將軍玄獎玄縱積善並上儀同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

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焉二十年晉王唐書為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王卑躬以交素及為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熲為尚書左僕射賜良馬百匹牝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為行軍元帥出雲州擊突厥連破之突厥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積南無復虜庭以功進子玄感位為柱國玄縱為淮南郡公賞物二萬段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下詔曰君為元首臣則股肱共治萬姓義同一躰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鑒明遠

懷佐時之略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質受脈出師擒剪凶魁克平虢鄭頻承廟筭揚旂江表每稟戎律長驅塞陰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獫摧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藻縱橫語武則權奇間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處夙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及瑩兆安厝委素經營然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此素義存奉上情深躰國欲使幽明俱泰寶祚無窮以爲陰陽之書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徧歷川原親自占擇纖介不善卽更尋求志圖元吉孜孜不已心力備盡人靈協贊遂得神臯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其功業非唯廊廟之器實是社稷之臣若不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戶子子孫承襲不絕餘如故并賜田三十頃絹萬段

米萬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綾錦五百段時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文紀及族父昇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冑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爲家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素之貴盛近古未聞煬帝初爲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躰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唯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塔之重數於上前而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表言素作威作福上漸疎忌之後因出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以下射素箭爲第一上手以外

國所獻金精盤價值鉅萬以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書研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閣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乃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止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於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會漢王諒及遣茹茹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暉子率數萬人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運明擊之天保敗走暉子懼而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率衆數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爲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策絕徑路屯

據高壁布陣五十里亦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羅屯介休聞素至懼城而走進至清原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蕭訶等衆且十萬來拒戰又擊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并州素進六圍之諒窮蹙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弟脩武公約齋手詔勞素曰我有隋之御天下也于今二十有四年雖復外夷侵叛而內難不作脩文偃武四海晏然朕以不天銜恤在疚號天叩地無所逮朕本以藩王謬膺儲兩復以庸虛纂承鴻業天下者先皇之天下也所以戰戰兢兢弗敢失墜况復神器之重生民之大哉賊諒包藏禍心自幼而長羊質獸心假託名譽不奉國諱先圖叛逆違君父之命成莫大之罪誑惑良善委任奸回稱兵內侮毒流百姓私假署置擅相謀戮小加大少凌長民怨神

怒衆叛親離爲惡不同同歸于亂朕寡兄弟猶未忍及言是故開
關門而待寇戢干戈而不發朕聞之天生蒸民爲之置君仰惟先
旨毋以子民爲念朕豈得枕伏苦慮顛而不救也大義滅親春秋
高義周且以誅二叔漢啟乃戮七藩義在茲乎事不獲已是以授
公戒律問罪大原且逆子賊臣何代不有豈意今者近出家國所
歎荼毒甫爾便及此半由朕不能和兄弟不能安蒼生德澤未弘
兵戈先動賊亂者止一人塗炭者乃衆庶非唯寅畏天威亦乃孤
負付囑薄德厚恥愧乎天下公乃先朝功臣勲庸克茂至如皇基
草創百物惟始便匹馬歸朝誠識兼至汴部鄭州風卷秋籜荆南
塞北若火燎原早建殊勲夙著誠節及獻替朝端具瞻惟允爰獨
朕躬以濟時難昔周勃霍光何以加也賊乃竊據蒲州關梁斷絕
公以少擊衆指期平殄高壁據嶮抗拒官軍公以深謀出其不意

霧廓雲除冰消瓦解長驅北邁直趣巢穴晉陽之南蟻徒數萬諒
不量力欲猶舉斧公以稜威外討發憤於內忘身殉義親當矢石
兵刃斃交漁潰鳥散僵屍蔽野積甲若山諒遂守窮城以拒鈇鉞
公董率饒勇四面攻圍使其欲戰不敢求走無路智力俱盡面縛
軍門斬將搃旗伐叛柔服元惡旣除東夏清晏嘉庸茂績於是乎
在昔武安平趙淮陰定齊豈若公遠而不勞速而克捷者也朕殷
憂諒闇不得親御六軍未能問道於上庠遂使劬勞於行陣言念
於此無忘寢食公一建累世之元勲一心之確志古人有言曰
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公得之矣方乃銘之常鼎豈止書勲竹
帛哉功績克諧哽歎無已稍冷公如宜軍旅務殷殊當勞慮故遣
公弟指宣往懷迷寒不次素上表陳謝曰臣自惟虛薄志不及遠
州郡之職敢憚劬勞卿相之榮無階覬望然時逢昌運王業惟始

雖涓流赴海誠心屢竭輕塵集岳功力蓋徵徒以南陽里閭豐沛子弟高位重爵榮顯一時遂復入處朝端出總戎律受文武之任預帷幄之謀豈臣才能實繇恩澤欲報之德義極昊天伏惟陛下照重離之明養繼天之德牧臣於疎遠照臣以光輝南服降枉道之書春官奉肅戍之旨然草木無識尚榮枯候時況臣有心實自效無路晝夜迴得寐食慙惕常懼朝露奄至虛負聖慈賊諒包藏禍心有自來矣因幸國哀便肆凶逆興兵晉代搖蕩山東陛下拔臣於凡流授臣以戎律蒙心膂之寄稟平亂之規蕭王赤心人皆以死漢皇大度天下爭歸妖寇廓清豈臣之力曲蒙使臣弟約齋詔書問勞尚旨峻筆石若天臨洪恩大澤便同海運悲欣慙懼五情振越雖百殞微軀無以一報其月還京師因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大監以平諒之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皆儀同三

司賚物五萬段綺羅千匹諒之妓妾二十人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子太師餘官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真食二千五百戶其年卒官謚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內級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輜車班劍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曰夫銘功彝器紀德豐碑所以垂名迹于不朽樹風聲於後世故楚景武公素茂績元勳劬勞王室竭盡誠節叶贊朕躬故以道邁三傑功參十亂未臻遐壽遠戢清徽春秋遞代方綿歲祀式播彤篆用圖勳德可立碑宰隧以彰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宏拔風韻秀上亦爲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豈若是乎有集十卷素雖有建立之策及平楊諒功

然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
改封於楚楚與隋同分欲以此厭當之
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
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更
業東西二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
店水磴并利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
子皆坐玄感誅死

約字惠伯素異母弟也在童兒時嘗登
為官者性好沉靜內多譎詐好學強記
籌於約而後行之在周末以素軍功賜
司高祖受禪授長秋卿以之為邵州刺
少卿時皇太子無寵而晉王廣宗規欲奪

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因
素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
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
活耶素負財貨營求產
無已爰及諸方都會處邸
鄙之子玄感嗣別有傳諸

樹墮地為查所傷由是竟
素友愛之凡有所為必先
爵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
史入為宗正少卿轉大理
宗以素幸于上而雅信約

於是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
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
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
年歲矣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
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
且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
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
大功王必鎮銘于骨髓斯則去累卵之
因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大喜乃撫掌
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
機會早自結託則匪唯長保榮祿傳祚
名日盛躬履節儉有王上之風以約料

遺於約因通王意說之曰
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
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
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
危公者固亦多矣王上一
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
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
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
而對曰吾之智思殊不及
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
子孫又晉王傾身禮士聲
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

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及晉王入東宮引約爲左庶子改封修武縣公進位大將軍及素被高祖所疎出約爲伊州刺史入朝仁壽宮遇高祖崩遣約入京易留守者縊殺庶人勇然後陳兵集衆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卽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學術兼達時務帝甚任之後數載加位在光祿大夫煬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兄墓遂枉道拜哭爲憲司所劾坐是免官未幾拜浙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爲禮部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旣愴分離形於顏色帝謂之曰公比憂瘁得非爲叔邪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亦思約廢立功由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子玄挺後之文思字温才素從叔也父寬魏左僕射周小冢宰文思在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尋以父功封新豐縣子邑

五百戶天和初治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思討平之復治翼州事党項羌叛文思率州兵討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生獠及東山獠並破之後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以勲進授上儀同三司改封永寧縣公增邑至千戶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於博井在陣生擒叔仁又別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柵其後累以功遷果毅右旅下大夫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拒尉迥於武陟遣其將李儁圍懷州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之破尉惇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隆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加邑二千戶後爲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市民思之爲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煬帝嗣位徵爲民部尚書轉納言改授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宮以足疾不堪趨奏復授民部尚書加位左光祿大夫卒官時年七十謚曰

定初文思當襲父爵以非嫡遂讓封於弟文紀當世多之
文紀字温範少剛正
自右侍上士累遷車
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總管長史將兵迎
陳降將李瑗於齊安
陳將周法尚軍遇擊走之以功進授開府
入為虞部下大夫高
為丞相改封汾陰縣公從梁睿討王謙以
功進授上大將軍前
增邑三千戶拜資州刺史入為宗正少卿
坐事除名後數載復
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
卿兼給事黃門侍郎
禮部尚書事仁壽二年遷荊州總管歲餘
卒官時年五十八謚
恭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
傲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
遠大以功名自許高
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
之重掃妖氛於牛斗
海無波摧駟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

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
見其奇策高文足為一時之傑然專以智
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
以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
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
几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
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
以死子為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殂戮丘隴
發掘宗族誅夷則知積
心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斯
之謂歟約外示温柔內
以狡卒為此畫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宜
哉

隋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三

牛弘

特進臣魏

徵上

西川中圖
氏閣何南

牛弘字里仁安定鵠觚人也本姓秦氏祖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為牛氏弘初在襁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家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俄轉納言上士威烈將軍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其後轉內史下大夫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來尚矣爰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頡聖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

熾郡中正父允魏侍中祿有相者見之謂其父寬裕好學博聞在周起專掌文翰甚有美稱加襲封臨涇公宣政元年三司開皇初遷授散騎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

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徃徃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遺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官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

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肆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斯弊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帝漢更集經典皆藏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明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

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
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
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
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
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
城所收十纜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
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
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錄缺猶
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
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
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鑿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
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與集之期屬

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
分離彘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
可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
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
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
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其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
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
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恡惜必須勸之以天威引
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
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監少垂照察上納之於是下詔獻
書一卷賚縑一匹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郡公邑千五百
戶三年拜禮部尚書奉敕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于當世弘請依

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
崇有德孝經曰宗祀又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教
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
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鄭玄注云脩十
四步其廣並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
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
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
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
具出漢可徒馬官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
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
蓋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
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官之言則周堂大

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
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
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
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
旅酬六尸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
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
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屣升坐是知天子宴
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
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
青帝之位須於太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
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
以簠簋邊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罇

反玷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五十三卽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東晉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令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

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以之策也屋圖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牖以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寸之道也八闔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牖牖以四尺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室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形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行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紀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

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之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爲房室簷不覆葦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鬼分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不言每月與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今皆在堂徧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祀

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曰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檐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旣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

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
爲辟廡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廡
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圍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分室以象
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爲明堂辟廡太學同
處蔡邕虛植亦以爲明堂靈臺辟廡太學同實異各邕云明堂者
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
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圍如壁則曰璧廡其實
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廡以養
老教學三者不同表準鄭玄亦以爲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
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
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圍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以漢
中元二年起明堂辟廡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壁水李

尤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廡夫帝王作事必師古
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
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向
重屋四旁兩門依老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
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闔二十八柱堂高
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
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
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
之宜伏聽裁擇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音寢不行六年除太常
卿九年詔改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凱樂并議樂
事弘上議云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周禮奏黃鍾歌
大呂奏太簇歌應鍾皆是旋相爲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

孟春月則太簇爲宮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呂爲徵應鍾爲羽大呂爲變宮夷則爲變徵他月倣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楊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爲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爲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爲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爲宮便是春木不王夏王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爲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爲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爲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爲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謹案續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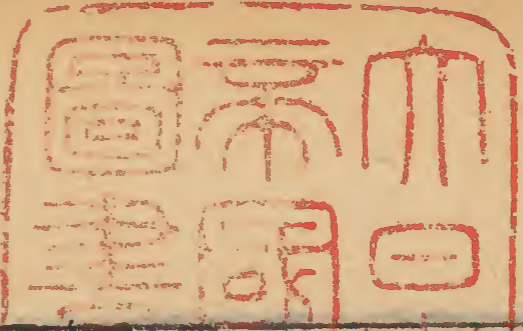
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准以定數准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侯鍾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准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准法教其子宣願

召宣補學官王調樂器大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准施絃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准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權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爲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爲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爲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王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

爲宮各自爲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爲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爲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最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甚善其譏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事在音律志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事在禮志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輕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大將出征故來叙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高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

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
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
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
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基
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納焉下詔除暮練
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
致停緩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
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
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爲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
也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
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沖
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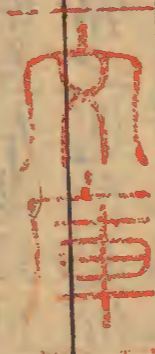
詩者至於文詞贊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
爲右光祿大夫從拜恒岳壇瑋幣墀時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
常煬帝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禮遇親重如此弘
謂其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
以答恩遇之隆也六年從幸江都其年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
六十六帝傷惜之賜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
夫文安侯謚曰憲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
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其宣敕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
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世委
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
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有弟曰彌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
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以無所



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
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三卷行於世
長子方大亦有學業官至內史舍人次子方裕性凶險無人心從
幸江都與裴虔通等同謀弒逆事見司馬德操傳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採百
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綳繆省闈三十餘
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激之不清混之
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實不宗基不構干紀犯義以墜家風

惜哉



隋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四終

善川宅鳳
氏書印

